

魂

在紫禁城

慈禧御前女侍官德龄见闻录



【七】

(清) 德龄 著
顾秋心 等 译
谈宝森 主编



大
文
文
学

【慈禧御前女侍官德玲见闻录】

德玲 著 顾秋心等 译

谈宝森 主编



魂在紫禁城

HUN [REDACTED] ENG

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在紫禁城——慈禧御前女侍官德龄见闻录/(清)德龄著;
顾秋心等译;谈宝森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80171-341-9

I. 魂…

II. ①德… ②顾… ③谈…

III. 中国—古代史—旧闻(史料)—清代

IV. K249.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072 号

魂在紫禁城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 字数 1024 千字 插页 6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341-9/K·7

定 价:258.00 元(全八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七、杰出的继承人

同治皇帝十九岁时死于天花。不管历史对此如何评说，慈禧诚然悲痛欲绝；作为母亲，她真心实意地深爱自己的儿子。同时，她也认识到自己对王朝及其百姓应尽的责任。尽管她极度悲伤，心情沉重，还得参加筹备整个葬礼，但她明白“中原王朝”的宝座绝不可空缺无人，当务之急是立即择立同治的继承人。

或许慈禧没有意识到，她在打算按自己的主意进行这次选择，如同她对一切事情总是随心所欲一样。她立即召集所有的皇族成员来宫，表面上是为征求他们的意见，她甚至有言在先，保证要照他们的意见办。不过这些皇亲国戚事先就明白，他们之中没有人胆敢违抗她的意愿，他们也懂得太后要给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个继承人是她的特权。嗣皇帝必须属已故皇帝的下一代，这是先朝祖制中不成文的律法之一。使人怀疑的是，就在召集皇族成员的那一天，她是否已有破坏这一惯例的想法。

皇族应太后之召匆匆赶到。谁都不能对朝廷诏书置之不理，就连太后至亲的亲贵也不例外。这是悲剧性的事件，前来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将要书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也许整



个历史进程会因这次皇族会议的决定而改变。

丧失儿子的皇太后，满脸悲戚，看见皇室所有人已到来。就低声地对他们说：

“大家都明白这次开会的目的，现在整个中原王朝都知道同治皇帝已驭龙宾天，我们必须择立继位者，要你们都来共同商议。”

的确，全中国都已知道所发生的事。同治之死犹如一枚炸弹在中国爆炸。举国哀悼，并且都想知道谁会继位。凡是那些了解承嗣的不成文法的人看来，择立之事不容置疑。咸丰家族的六王爷恭亲王（因与外国人的外交接触而著名，鸦片战争时，咸丰带领朝廷一班人逃往热河，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的就是恭亲王）有一个孙儿叫溥伦。他虽年轻，大约与同治同岁，但却属承嗣的一辈，有资格继位。按常情，他应该当选为同治的继承人。

溥伦没有立即选上，这便是对皇族的一种预示：太后心里已另有人选——不过，大家都知道在可承嗣的一代中没有另外的人可当选。

全体皇亲国戚静静地站在太后面前，恭听她的讲话。

“我们都很了解，必须挑选下一辈人来继承驭龙宾天的君王。可是我不打算在那些人中进行选择。”

大家听后都给吓呆了。表面上他们与皇太后共商嗣立皇君之事，实际上则什么也不能说。

“太后英明，”便概括了他们的回答。她是否感到征询无



人敢提的意见是自相矛盾，这似乎并不明显。对于她的选择可能出现明显的异议，她根本不予理睬。

皇宫没有秘密，所以，大家都知道太后不喜欢溥伦王子。但是，如果说她已选定另外某个与同治同辈的人，是出于她个人的野心，出于她希望继续做摄政王垂帘听政（而立溥伦她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溥伦已到当政的年龄）那是不真实的。由于她对儿子同治伟大的爱，她进行选择的方式必定会被所有公正的，懂得母爱的历史读者所理解。

她希望儿子那一代能继续当政，好像他并没有死一样！或许她以此欺骗自己，企图从另外某个人身上捕捉她已故儿子的身影。但是，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她解释得极简单明白。

“继续我儿子的统治是我的愿望，”她对皇族们说，“对我而言，一定要认为他好像并没有驭龙宾天，而仍然活着。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作出的决定可能会惊动全国，在我们自己人中也会引起惊惶失措。但是，把进行这样选择的道理解释清楚以后，人们就会理解，这是最好不过的了。首先，我打算择立的孩子是我的至亲。其次，他将代替我儿子，与任何可能荣踞其位的人差不多。这位小王子是我妹妹的儿子，因此是我自己姨侄。他也是咸丰皇帝的侄子，所以，由于联姻，他更是我的侄儿，那么，肯定任何人也没有他和我更贴心。除此以外，为了使这一联系更紧密，我打算过继载湉王子为我自己的儿子，从而使我成为他的母亲。”



人们极易想像，载湫的母亲听见这些话以后有何感想。总之，太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夺去了她的儿子。此后他得永远住在皇宫里，远离他的亲生父母，远离那间漂亮的房间，他曾在那里愉快地识字写字，阅读中国古文和绘画。醇王福晋虽然因为有不吉祥的预兆而担忧，却又无可奈何；皇太后的意愿就是法律。亲属关系绝没有所有皇族结成的关系那样强而有力。

许多皇族的脸上露出不赞成的神色，甚至这点也必须掩饰起来不能让太后发现。历史未记载，此刻是否有人敢于高声抗议这种违反继承法的行为。太后环视了聚集一起参加这个严肃的秘密会议的人，没有发现任何人反对。她继续说：

“为了永远纪念我儿，这一嗣承将用一个表示‘光之继续’的名字命名，我儿之光继续普照中原王朝；反对这种同代嗣承的人必须冷静地仔细考虑，这并未破坏传统，因为承嗣者和被继承人事实上将被当做同一个人，好像他是同治皇帝的再生。”

太后对于自己要做的任何事总能找到理由，并且能措词得当地表达出来。

“因此，我宣布，”她慢慢地接下去说，“咸丰皇帝家族中七王爷的儿子将继承中国的王位，其年号要按我的愿望，以便我儿之‘光’永存。那就是‘光绪’。”

就这样，她说过年号以后，应验了张瞎子和刘铁嘴的预言。当时没有人反对，待到召见结束以后，消息一传开，高



级官员、朝廷大臣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抨击，除非他想找死。所以，这些尖刻的谴责对太后毫无影响。



八、天 子

从敕命发布起，载湉即位的准备便按照古老的常规顺利进行。必须择定吉日吉时，星占家用复杂的算术方法得出正确的时辰，并且非常碰巧，午夜被他们选为承嗣登基的时刻。

举行皇帝登基的仪式是极其隆重和重大的事件。根据皇诏，甚至在即位以前，载湉就是皇帝了。由于他本是皇族王子，已有许多荣耀归属于他。作为嗣皇帝，他理所当然地有权享有更多其他的荣耀。

轿子（所谓“御用马车”）和一长队随从（全部是品级最高的太监）去把载湉接到皇宫来。醇王福晋既自豪又高兴，因为她的儿子将要成为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了；同时她也很忧伤，因为她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儿子。在“中原王朝”，哪怕在最低层的庶民中，孩子一旦过继出去，便永远离开他的亲生父母，仿佛他们当初就不曾生他一样，此后他便永远属于他的养父母了。因此，醇王福晋明白，小载湉这一走，就再不能回来了，这是不可改变的。她再也不能将他抱在怀中，因为他已是皇帝，这样做不成体统。当她再见儿子时，她必须像应召去见一个皇帝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要不断地跪拜磕头。因而，她深受感情的折磨，一方面为儿子获得至高无上



的荣耀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另一方面则因失去亲生儿子而悲痛，但同时因为是她的亲姐姐过继他，尚可得到一些宽慰。

这队人马非常有气派地来到醇王府，传旨要载湉准备去紫禁城。现在是醇王福晋向儿子倾注母爱的最后时机。在为儿子准备这一重大人生旅程时，她的内心如乱麻一团。最后一刻的怜爱，独自泪如泉涌，为孩儿未来的健康幸福默默祈祷。迄今为止，他得到精心的抚养。如若可能，他会在皇宫受到更加严密的保护。但是醇王福晋再不能将慈母之爱给予儿子了。

载湉不愿在半夜里从熟睡中被唤醒，即便是去当皇帝；他对当皇帝的事一窍不通。他宁愿睡觉，于是边哭边蹬着脚，以一个娇惯的孩子能想到的一切方式抗拒着。奶妈和他的母亲安抚着他，对他讲天子不应有这样不体面的举止。对此他回答说，如果不让他称心地睡觉，他就宁愿不当皇帝。

他终于穿戴完毕准备出发，由他的父亲伴随着，踏上去紫禁城的路。醇王福晋对他做最后的辞别，因为女人（除了太后以外）不能参加登基大典。因此，这是她最后一次在自己的家里见到儿子。惟一与他同去的女人是奶妈，她曾是皇太后下旨雇用的。由于亲王家的皇族轿子不能让地位低下的人乘坐，另为奶妈送来专门的小轿。这乘轿排在队伍的最后。这支队伍由大臣、御史以及其他官员组成，他们各坐在自己那有相应标识的轿子里。

他们热情地簇拥着小载湉，把他抱进御轿里。然后轿夫



们轻轻一晃把轿子抬在肩上，如果他们有任何闪失，哪怕过失再小，也要受到责难。这天晚上抬送载湉是全中国最不可大意的任务。至于他自我感觉如何，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高贵价值，人们可根据这队人进入紫禁城后，把他从轿上抱下来时所发生的事来判断。轿帘揭起后，伺候他的太监们朝轿里望去，发现他平静地睡着了。就这样他补偿了那天夜里所欠的睡眠！

但是，他必须在指定的时刻当皇帝，太监们便把他叫醒。他看见这些丑怪的陌生人，感到害怕，蹬着脚并大叫要回家去。当然，作为未来的皇帝，他表现得太蛮横。他哭呀踢呀，不过，毫无用处。登基大典不可延迟。执行太后的懿旨不得有误。最后，他被抱出轿来，送到将举行登基典礼的大殿。

诏书发布以后，为他专门做了一顶相当于皇冠的“官帽”。帽顶上有一颗梨形的大珍珠。这顶“官帽”漂亮别致，仅在即位时戴一次，然后搁置起来，成为满族人的一件无价之宝。

载湉被带到要举行登基大典的大殿后，穿上已迅速为他赶制的皇袍。随后他被抱上御座。在大典进行中，只有皇族，且只有男性的皇亲国戚（慈禧太后除外）才能出席。对于这一仪式载湉非常不喜欢，不过，鉴于他只是个幼小的孩子，单独一人在许多陌生人中，又对这些人的行为简直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他那时的表现该算是极好的了。他一定在思考，干吗这些老人把他放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把一个重物放在



他头上，给他穿上不习惯的长袍，对他讲一些怪事，然后都对他三拜九叩呢？如果所有的男人都跪拜叩头，那位似乎在指导一切的高贵的夫人为什么不即拜？

载湫，从此将不再是载湫，而是光绪，现在已成为天子，整个中华王朝的统治者了。

在每个皇族成员表示祝贺和行叩头礼时，许多宫廷大臣一直耐心地等待来自举行登基大殿的消息，他们将应召进来并立誓效忠新皇帝。他们必须来到皇上的面前跪拜并用头触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

一开始光绪非常反对登基大典，但到大典结束前，他已完全清醒了，并对进行中的一切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他已经认识到这些都与他有关。所有的孩子都会装模作样，光绪也不例外，他已开始进入角色。故事传说，虽然他在登基时举止幼稚，但当大臣进来时，他的一举一动俨然是一位皇帝。这使那些曾私下不赞成太后择立光绪的大臣感到无比惊异，因而增添了对他的希望。当这一切在进行时，太后一直在仔细观察她选中的这个年轻人。

“他体质很弱，营养不足，”多年后她说，“他面孔苍白瘦削，大大的眼睛显得真像是挨饿的样子。可以说那孩子直到来宫以前，从来就没有吃够过。为此，无论怎样严厉地责备其家人也不过分。他们很富足，可是竟让孩子挨饿！”太后不能理解醇亲王福晋是如何在医生的告诫下对光绪进行悉心照料的。在太后看来，只有一种方法哺养孩子：他们要什么就



魂在紫禁城

给什么。要是对他们无益，他们绝不想要。一个简单的信条，却有助于治疗胃疼！

最后，礼仪结束，清扫登基大殿时，太后吩咐侍从把光绪带到他自己的宫里。虽然他年岁幼小，却不能因而忽视他现在已经当上皇帝这个事实。无论四岁或四十岁，他的地位使他有权住进紫禁城中最好的宫殿，仅次于他养母慈禧的宫殿。太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思想。她不是作为养母而是作为养父来领养光绪！一开始，她坚持要光绪称呼她“亲爸爸”，这有两点理由。尽管她的确希望有某个人代替她的儿子当政，因而嗣立一个与同治同辈的男孩，但她已做过同治的母亲，出于对同治最深切的爱，不希望任何人取代她的亲生儿子而叫她母亲。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是难于解释的。她要成为光绪的养父还有另一个理由：她从来就希望自己是男人。她能像男子一样地治理国家，为此她一直感到自豪。让皇帝叫她“亲爸爸”至少可聊以自慰。甚至光绪长大成人以后，仍称慈禧为“父亲大人”。

新皇帝被送到自己华丽的宫中。昨天，他还把醇王府里的游戏室看作一个很大的地方，一个小孩站在里面就不易被看见可是，那间游戏室与光绪的寝宫相比，就显得非常之渺小。大奶妈也安置在他的宫里。这里还有挑选出来伺候他的太监，以便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他不是至尊至贵的皇帝吗？

太监及其他随从遵照太后的懿旨，要使光绪从现在开始就



牢记自己的显赫身份。

“皇上，您的行为应如此这般，”他们对他解释说，“因为您现在是万岁爷。”

“万岁爷”是仅适用于皇帝的称呼，意思是永存不朽。慈禧太后的臣子屡屡向她呼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表示她有无穷的岁月，是祝愿永生的意思。

不久，光绪就懂得他确实是主人。对于那一教导，他早在自己家里就已经入门，他的话曾经就是一家法律。

他问道：“我真是万岁爷吗？”

“是的，皇上想要什么？”

“我想吃点什么东西。”

“可是，皇上，现在是夜里。到早上时，将有丰盛的食物。”

“我是不是万岁爷？”

“陛下，当然是。”

“那么，给我拿食物来。”

因为他们不敢不服从这位小专制皇帝，便送来大奶妈说适合他吃的食品。但是，为了安抚，太监哄他说，在他执政的第二天，将有一百碟的正式大餐，这是皇帝的日常膳食。光绪对一百这个数字并无特殊的概念，但随从脸上的表情，以及他们保证的语气都表示今后的膳食是非常丰富的，这使他充满欣喜的期待，因而在第一夜里，他也就满足于他们送来的食品了。



最后，在属于他的那个大宫殿里，他疲倦地睡着了。天亮时，他仍在梦乡，完全忘记了他是一切富丽堂皇的统治者。

他终于醒来，接受了对皇帝的早朝，睁大惊诧的眼睛看到许多跪着的人物对“天子”叩拜。后来他想起许诺给他的食物。他提醒随从记住这一事实：他是皇帝，是万岁爷，而现在他很饿。

早餐早已准备好了。太后曾传下周密的指示，皇上醒来时早餐就必须准备好。侍从迅速行动起来，在皇上穿戴好以后，餐桌就摆好，一些食品盛在盘里，一些盛在杯里，另外还有些盛在蒸碗里，端进来后，各道菜都按一定的秩序放在桌上。光绪惊奇地睁大眼睛注视着所有这一切准备。他很难理解所有这一百道菜都专门为了取悦于他而准备的。

他朝这些食物看了一会儿，真比他有生以来曾经摆在他面前的食物还多。随后又看了看一本正经的侍从。最后确信万岁爷可随心所欲，于是他登上桌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碰翻了杯盘碗盏，随心所欲，真是快活极了。

“陛下，万岁爷不可这样，”惊恐的侍从叫道，“如果亲爸爸看见你在桌上爬，她会不高兴的。”但光绪根本不理睬。

这小孩就这样开始行使他的皇权，任何人都对他毫无办法。侍从害怕他会折腾出病来，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才行，因此禀报给太后。她随即到来，看见新登基的皇帝头上已没有皇冠，他的皇袍流汤滴水的——简直是一个饥饿的小男孩。



她进屋时见到的情景令人发笑，她既恼怒，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太后完全不知所措，这也许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碰见这样的情况。光绪对她也像对其他人一样不予理会。他或许是第一个拒不服从而未被杀头的人。



九、凶兆

载湫成为光绪帝以后，醇亲王回到王府，回到失去儿子的醇王福晋身边（她失去了儿子，确实好似他已经死去一样），心怀许多不祥的预兆。而今张瞎子和刘铁嘴的预言已成现实。而且张瞎子曾建议过另外一些事情。他谈得不那么详细，不过，连连摇头，并以令人悲伤的表情曾预言这位年轻人的生活绝无坦途可言。刘铁嘴也赞同这一预见。

他们的预言在短期里似乎并不真实，光绪的父母渐渐地又抱有希望。醇王福晋只有在皇太后召她进宫时才能见到儿子，她受到皇上赐见时，彼此之间好像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她再也不可能把他抱在爱抚的怀抱里了。他现在是四亿五千万人的统治者。在他即位以后，她很可能后悔，要是过去和他生活在一起时，给他更多的慈爱，而不将他经常交与奶妈照管那有多好！

她等着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并一直生活这样的期望之中：由于她献出儿子，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愿他在显赫的皇位上能获得一些幸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政初期虽有一段安宁和幸福但却是短暂的，好似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